

CSSCI 来源集刊

全球史评论

第十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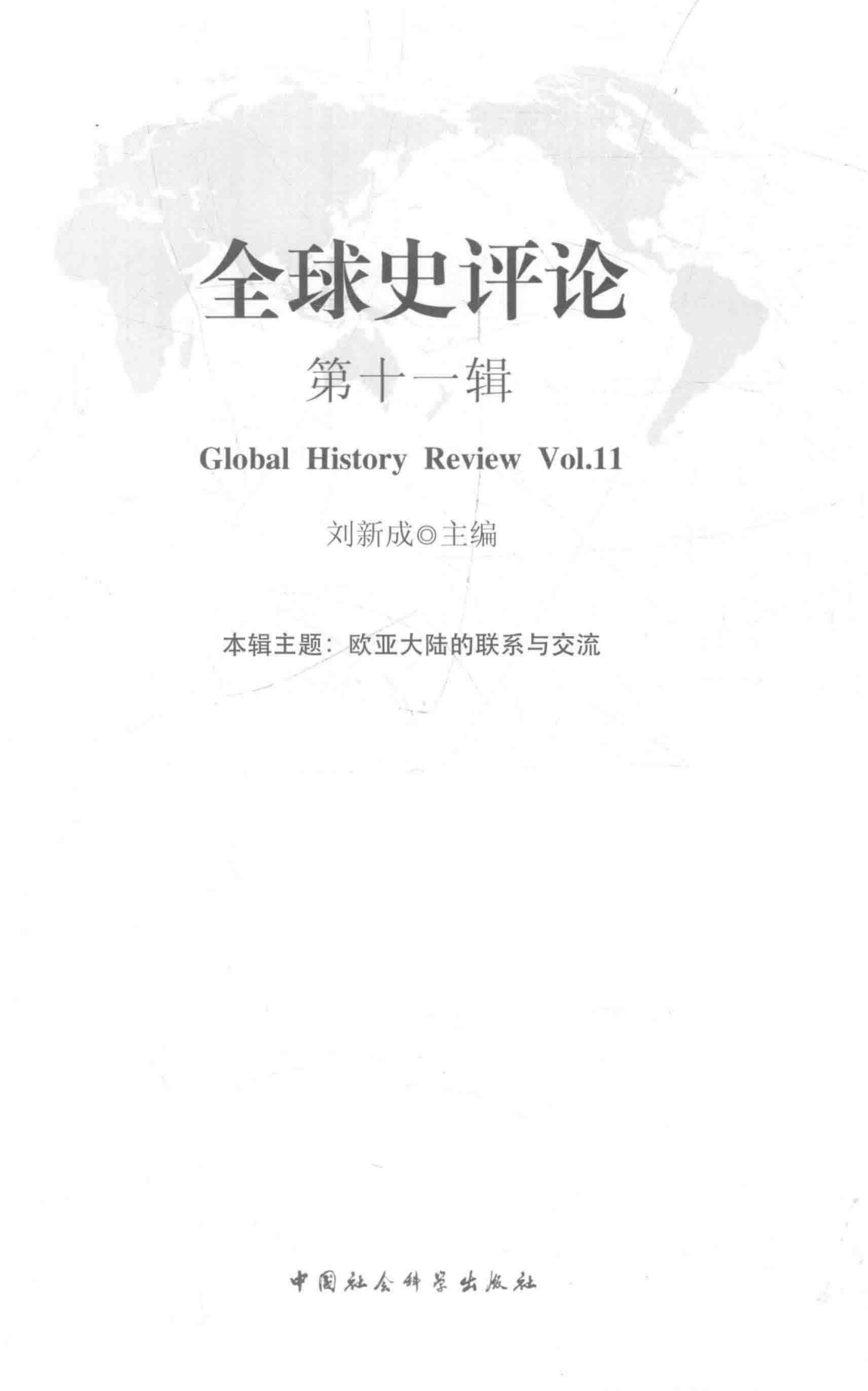
Global History Review Vol.11

刘新成◎主编

本辑主题：欧亚大陆的联系与交流

- 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
- 中亚的中央性
-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 印度洋地理知识的拓展与穆斯林的贡献——从古代至公元1500年
- 月光将出、灵钵应降——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献与图像
- 18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消亡后的厄鲁特人
- 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
- 比较视野中的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史学观念

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史评论

第十一辑

Global History Review Vol.11

刘新成◎主编

本辑主题：欧亚大陆的联系与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评论. 第11辑/刘新成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177 - 4

I. ①全… II. ①刘…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12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齐世荣 [美]彭慕兰

编委会 刘新成 夏继果 梁占军

王永平 刘文明 施 诚

陈志坚 孙 岳 岳秀坤

主 编 刘新成

执行编辑 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

袁 剑 (中央民族大学)

书评编辑 杜宪兵 (天津师范大学)

英文编辑 蒋勋蓉 (首都师范大学)

通讯编辑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

刘永华 (厦门大学)

目 录

经典重刊

- 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 马歇尔·霍奇森(3)
中亚的中央性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16)

论 文

-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罗 新(77)
印度洋地理知识的拓展与穆斯林的贡献
——从古代至公元 1500 年 朴贤熙(91)
月光将出、灵钵应降
——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献与图像 孙英刚 李建欣(109)
18 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消亡后的厄鲁特人 惠 男(141)
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 宋时磊(159)
比较视野中的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史学观念 梁民慷 颜 英(180)

评 论

- 大革命时代的美利坚共和国与跨大西洋网络
——评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当美国说法语的时候:塑造
一个国家的五位流亡者》 薛冰清(209)

学术信息

从后殖民到反殖民

- 反殖民主义跨学科研究工作坊综述 范 鑫(225)

书 评

- 评瑞秋·梅尔斯《远东希腊化:希腊人统治时期中亚考古、
语言和认同》 齐小艳(231)
- 评罗尼·埃伦布卢姆《东地中海的崩溃:气候变化与
东方的衰落(950—1072年)》 张 捷(237)
- 评伊尔汗·尼亚兹《旧世界的诸帝国:欧亚大陆的权力
文化与治理》 王丽娜(243)
- 评金·M. 菲利普斯《东方主义之前:欧洲人游记中的亚洲
人民和文化(1245—1510年)》 李 强(249)
- 评尼罗·格林(编)《中亚历史中的旅行书写》 刘玺鸿(255)
- 评斯特凡诺·达米科《西班牙米兰:帝国内部的城市(1535—
1706年)》 朱 明(262)
- 评奥默·巴尔托夫等(编)《帝国的裂碎带:德意志、哈布斯堡、
俄罗斯和奥斯曼边疆的共存和暴力》 宁 雅(267)
- 评史易文《“主义”的概念史: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化(1895—
1925年)》 闵心蕙(275)
- 评埃姆里斯·丘《将边缘地带武装起来:全球帝国时代印度洋的
军火贸易》 马广路(281)
- 评扬·布雷曼《全球咖啡市场的征调劳工:爪哇殖民地非自由
劳动体制下的暴利》 龚树川(287)
- 评苏珊·斯利珀-史密斯(编)《反思毛皮贸易:一个大西洋
世界的文化交流》 梁立佳(293)
- 评亚当·克卢洛《公司与将军:荷兰与幕府时代日本的相遇》 ... 段晓琳(301)

- Contents and Abstracts (305)

Classical Essays

经典重刊

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

马歇尔·霍奇森

(岳秀坤 译)

摘要 马歇尔·霍奇森提倡的半球跨区域史是他对于世界史的重要贡献。1954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史杂志》上发表此文,开始提出“半球跨区域史”这一概念,此后十余年间不断将其深化。霍奇森认为,真正研究世界史、理解其进程,必须检讨半球范围内的跨区域的历史发展。只有理解半球范围内各种事件的广度和变化,人类整体进程的完整图像才有可能清晰。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我们才能够避免世界史中渗透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

在学校教学中所使用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一词,往往指的是一种课程,其目的是讲述外国的事情,涉及国家越多越好。至少在美国是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世界史”不仅仅是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历史的全面的发展历程。

^{*} 原文见 Marshall G. S. Hodgson, "Hemispheric Interregional History as an Approach to World History,"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1 (1954), pp. 715 - 723。此文收入 Ross E. Dunn, ed.,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osto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113 - 123。1958年曾有转译自俄文的中译文,参见马歇尔·霍奇森《半球区际史——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张书生译,《学习译丛》1958年第1期;译自苏联《世界文化史通报》1957年第1期。今据英文重新翻译。

马歇尔·霍奇森 (Marshall G. S. Hodgson), 1922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 1968年病逝于芝加哥。他与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阿诺斯同时代, 是杰出的世界史家、伊斯兰文明专家。生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 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主任、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其代表作是《伊斯兰的历程》(*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ed. Reuben W. Smith, 3 vols., Chicago, 1974)、论文集《反思世界历史》(*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ed. Edmund Burke III, Cambridge, 1993)。——译者注

这样一种全面的历史，它在哲学上的可能性已经遭到了质疑。我不想在这个层次上讨论此问题。我想提醒大家的，毋宁说是普遍忽视的一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它也许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但是，对它加以检讨，至少可以作为某种可能的世界史的主体内容。

如果一种世界史在哲学上是可能的，必然会受到两种重要的限制。它不可能处理有史以来让人类烦心费力的、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事件，它也不可能容下一个具体社会的感性历史所具有的人文特质（the type of human meaning）。这是因为它所处理的，只是一些较为宽泛的，便于在民族国家、文化区域的框架下加以把握的主题。像这样的主题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点儿不带个人色彩。不过，在承认有此局限的前提下，我相信开展世界史层面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实际上，已经有人付诸行动，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跨区域史的诸多细节问题做出了丰硕的研究，整体的探讨也已经有不少方案。不过，现在想要进一步推动这种世界史层面的研究的话，对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意义及其可疑之处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世界史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我们需要具有世界视野的历史学，过去的十几年里——至少在美国——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一要求。但是，以世界史的名义在开展的、企图满足这一需求的工作，在根本上，仍然是西方历史的扩充，亦即补充几个互不相干的章节，论述世界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印度、中国和日本。即便出自非西方人士的“世界史”，看起来也是亦步亦趋，不同之处不过是把他们各自的区域相关章节加以扩大而已。这种书并不是世界史；这就像在法国史或是德国史之外，补充几章内容讲其他国家，不能称之为欧洲史一样。世界史并不是世界上各种国家、各种地区的孤立历史合在一起的总称，这就跟欧洲史并不等于各个欧洲国家各自的历史相加一样。相反，欧洲史要追踪的，是那些普遍涉及欧洲大部分地方、决定事态全局的发展进程。它应该研究文艺复兴、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与之相似，世界史应该追踪的那些历史进程，其展开的舞台之广阔，对任何地方史而言，都只是反映其片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人类之绝大部分，其文化上的种种可能性都由那些历史进程所决定。

在过去的三千年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区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其蕴含如此之丰富，任何世界历史性的研究都应该给予优先考虑。至少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东半球上，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一片连续的区域之内，城市化的、有文字的文明分布于各地，彼此之间已有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通常还有思想文化上的联系。此处不仅定居着人类的主要部分，世界其余地方也多半受到它的长期影响。（因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把班图族的非洲看作孤悬于北方更为广阔地带的农业和商业史之外，也就不可能对它有充分的理解。）这些文明经过了上千年的延展，它们的继承者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支配了全球；因此，目前世界上至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可以上溯其历史到这一各民族定居之地的某个地方；而余下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化遗产占有支配地位。对于东半球的有文字的城市文明之间那些跨区域的进程，以及欧洲、中东、印度与儒家思想流传之地等不同文化区域之间跨越性的进程，加以历史研究的话，将会有助于实现我们对于世界史的需求。

如何组织历史材料

开展这种历史研究将会遇到很多问题，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把曾经困扰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一些问题先搁置起来。当然，我们不必被幅员如此广阔之地发生的海量事件吓倒。毕竟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每一个国家之内所有的事件，而只是那些关系到大部分人类，从而为我们的历史经验提供框架的事件。这样一些事件，既然意义如此重大，那么，数量也就相对比较少。为了打开视野，一册小书也许会比厚厚的大部头更有价值。（打开视野，并非世界史的唯一目标，不过肯定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其次，寻找一个能够安置一切历史的普遍框架这一难题，我们至少也可以暂时搁置。这种普遍框架所采取的表现方式，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循环，抑或是精英种族，或是救赎。历史本身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几乎从源头开始，它就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模式。即便是就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这个广袤的地域而言，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史家在开始其细致的批判和探索之前，不必事先固定一种模式，施加于全部研究领域之上。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包括，把我们在历史学、地理学上的一些看法

加以适当地重新定向，然后，再把相关的史料组织起来用于研究。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充分重视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整体之一部分（或者，从非西方人的角度看，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的这个半球，——下面我们会展开讨论。就这两个问题来说，确立这样一种视域，也许是相对容易一点的问题。因为，当我们着手组织史料的时候会发现，类似于我们研究较小的范围时所借助的那些参考框架，此时其实是没有的。我们要做的跨地区的研究，不能像做国别史那样，用政治连续性来组织；甚至也不能像研究整体的西欧史那样，借助多条制度线索来组织。在东半球的各种文化区域之内，很少有什么制度是完全共享的：没有共同的教会，没有共同的法规，也没有共同的艺术流派或文学流派。然而，历史是一种关于我们的过去的有意义的阐释，它应该不仅仅是一堆事件和运动的不连续的名单；而且，这些事件和运动，因为发生范围如此广大，被选中也是随机的。

跨区域的历史进程

下面要讨论的研究取径，在我看来，既适合基于最简单的前提预设来组织史料，也适合于处理各种历史模式。事件的研究，可以从事件与其在各种历史力量构成的整体系统中的关系位置着眼，所有事件都是这一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一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世界史，不过，也许特别适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考虑的是，事件如何反映出各种跨区域进程的交互影响。那么，我们要追踪的应该是，各种进程彼此之间的作用，以及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它们所拥有的共同的地理、文化、经济的背景。

像这类跨区域的历史进程，举一个形式相对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13 世纪的蒙古人的势力，它的兴起、扩散和瓦解，——东半球上诸多距离遥远的部分，其政治生活，甚至经济生活都与其发生了相当直接的互动联系。不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其中的遥远的参与者产生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影响的那些进程。比如，在中世纪，中国的数学家从突厥斯坦的穆斯林那里学习，而欧洲的数学家从西班牙的穆斯林那里学习。这些穆斯林学者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中国和欧洲的学者却很少有这种认识。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对他们参与同一个传统这一点毫无意识了。这一传统曾经从爱

琴海、印度河以及其他地区汲取其动力，后来在中世纪，穆斯林学者将其再次整合，并且加以新的扩散传播；我们可以从整体来观察这些分布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学者们是如何工作的，从而可以避免许多视角上或事实上的错误。关于希腊艺术灵感的远途的扩散，或者是印度的隐修制度，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考虑。

但是，我们必须在同一个历史情境中考察这些跨区域的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忽视这一共同的情境所提供的线索，凭借这些线索，我们才能够理解就某一个历史进程来说证据意味着什么。（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艺术或商业的材料，一旦我们意识到在所有受到影响的——以及未受到影响的——地区的文明的整体状况，它们也许就会有全新的含义。）因而，在这些没有被明确意识到的跨区域进程之中，应该特别关注的是，有些进程虽然表面看起来各自发生于不同的地区，其影响却交汇在一起，改变了半球的一般布局。例如，中国人、欧洲人等人群向欧亚大陆的北部的逐步扩张，总的结果是，导致欧亚游牧人群的活动范围持续缩小，进而，他们与周边相邻的所有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在公元之前，入侵中东地区的印欧人，那时似乎各种文明几乎完全被未开化的人群包围，时刻要被湮没；后来，阿提拉时代的人侵，那时外来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有被湮没的感受；再后来，最后与成吉思汗的时代相比较，反过来，那时的游牧人群也许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被包围的感觉；那些大帝国的势力渗入其沙漠地带，切断了他们纵横驰骋的自由；不过，文明社会的各种技术唾手可得，可以给那些大帝国造成重创，这也是从前的游牧人群从未梦想过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分析：比如有更多的材料的话，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在向南方扩张的过程中，那些跨区域的商业活动产生的结果，尤其是环印度洋地区。

文明地带在半球上的逐步扩张，让游牧人群的地位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从整个世界来看，这只是新技术和新发现所造成的持续不断的累积成果的一部分而已。总之，这些累积成果让所有地方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有了彻底的改变。稍微有点儿不一样的，是那些发生在特殊地区的进程，不过一旦它们导致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经济或是其他方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跨区域的成果了。例如，到中世纪末期，核心的中东地区在经济方面衰落下去，对于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整体经济、政治布局来说，似

乎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跨区域的历史星象(constellation)

当我们追踪这些跨区域历史进程的半球背景时，会看到有些因素历经时代变化相对保持稳定。比如，直到公元1500年，中东是与半球所有部分有直接经济来往的唯一的重要地区。另外一些地区同样长期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诸如，躁动不安的地中海盆地，以及之后表现独特的西部欧洲；与游牧人群争斗的中央欧亚；印度，财富与流亡的避风港；印度支那与马来西亚，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与日本，相对孤立的远东。不过，就文化资源以及运动主流来观察，它们总的样态随时代不同而有极大的变化。在早期河谷文明兴起之后，城市文化，以及铁器的使用，传播到各处，并且发生了世界性的交融；到印欧人大举入侵时，城市文化的传播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之后，在希腊人、犹太人、亚述人、波斯人、印度一雅利安人以及周代中国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氛围，既不同于早期河谷文明的时代，也不同于泰尔·埃尔-阿玛纳(Tell el-Amarna)的国际化时代；这一新时代的显著表现，反映于新的铸币，但尤为醒目的是，从泰勒斯、以赛亚到孟子，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古典时代的圣哲。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就为随后发生的希腊文化的伟大扩张做好了准备，这是此前一千年的世界从未有过的现象。在下一个千年，将会迎来另一个世界，动力不仅仅是来自希腊文化，还有佛教的各种传播活动，有时二者又合二为一；此外，还有几个区域性大帝国在发挥影响，比如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古典圣哲的思想著作通过帝国得以反映出来。不过，最后，并非重要性最小的变化，是穆罕默德时代的世界所经历的事情——一种新型的宣扬个人救赎、尊奉经书的宗教在各处兴起，成为政治性的力量；其方式或者是坚守信仰，如基督教和佛教，或者是改造信仰，如希伯来的犹太教，印度的湿婆教和毗湿奴教。尽管它们给出的答案有极大差异，但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与那些更古老的手相比，伊斯兰教一度似乎给出了更为有效的答案。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传播到了半球的大部分地方。然而，在伊斯兰教吞并整个世界之前，世界图景再次发生了变化。蒙古人崛起，当时，至少是日常的、渐进的革新被打断了，

涉及到军事、科学、金融工具、商业扩张等方面；仿佛是为了除旧迎新，从商羯罗到朱熹，这些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学术整合工作也被打断了。因为，新的问题的确构成威胁：在遥远的西方，欧洲诸国日益活跃，不同寻常。舞台已经给现代世界布好了，不仅有技术手段，还有东半球的人类格局。此后，在蒙古人称霸和西方人征服海洋期间，不仅有若干关键性的发明出现，还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发生，进而导致至关重要的印度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再往后，从达迦马到法国人、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国家的演进影响到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文化区域，接下来的世界秩序业已成形；而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世界秩序开始解体，不仅在欧洲是如此，放眼全世界，也是如此。

以上勾勒东半球的历史星象，是为了突出某些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后，整个半球的历史应该把新的因素放在整体的局势中来考察。画布上的细节，我不得留给读者自己来填充，因而，我所尝试的只是激发记忆，而非演示材料。承认如下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系列的、超越各种区域界限的问题值得研究；而且，在这些跨区域的进程之中，有某些发展模式是可以研究的，在任何时候，它们既影响到其中所包含的因素，反过来，又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何组织这些跨区域的材料，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方式。雅克·皮雷纳（Jacques Pirenne）虽然把注意力放在西方，但也尝试了某种程度上的世界通史，其焦点是都市文化的命运，按他的讲法，即海洋性的都市文化与更为内向的“大陆性”都市文化的对立。汤因比所采取的方式是追寻大文明之间的关联，尽管不以制作世界历史为目标，但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做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取径可以说是走了死胡同。有的人按照编年次序，并列主要国家的大事，然后推导出一些跨区域的模式；这种办法显然不会成功。有一位人类学家，克鲁伯（A. L. Kroeber），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似乎是认为，如果有某种世界历史，它必然会展示出不同区域互不关联的并行发展，而且，他还用统计数字来表明，这种互不关联的并行发展并没有发生。（不过，他的统计数字显示，并行现象——如果不说它们是互不关联的——实际上数量惊人。）

然而，不管研究者怎样给世界历史定位，需要加以专题探讨的问题总

是相似的。此类世界历史性质的问题，须专门处理，这跟专长某个区域的专家在研究过程中顺带涉及是完全不一样的。跨区域史值得我们给予其特别重视。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关注“影响”，亦即，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关系。不过，如果学者的视野局限于一个区域，这种研究目的就无法真正实现，——比如说，印度是如何影响到欧洲的？但是从整个世界来说，即便此类研究目前程度尚有限，仍然可以在数不胜数的个案研究中据有一席之地，而且，会在追踪跨区域事件的过程中成长起来。许多此类问题会被放在非常地方性的层次上加以研究，因而，称得上世界历史的，只是这些研究的目标。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一目标清晰地显现出来。为此，跨区域史研究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专门的问题和视野。

如何为世界定向

以上就半球跨区域史的地位做了简单的阐释，接下来，谈一谈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所论更为简略。在历史资料经过充分整理之前，我们先要让自己习惯于从跨区域的视角出发，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心理问题，而非历史问题。每当我们试图放眼世界，总是会受到微妙的阻碍，因为自西方统治世界以来我们关于人类的观念里面有着习以为常的偏见。在西方人的思维中——这种思维方式同样支配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西方就是世界中心；一般来说，看世界就是看它对现代西方具有怎样的影响以及贡献，这一点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难道世界没有西方化吗？——我们可以自圆其说；而闭口不提（即便确有其事），在这样一个世界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历史结构和视野上的巨大差异。在西方之外的其他地区，人们往往也默认接受了西方标准，通过展示这些地区对于塑造西方，或是改善西方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来证明它们自身的优越性。这种明显的定向（orientation）如今已经遭到唾弃，不过，它在我们思维方式上留下的痕迹数不胜数，不可能轻易清除。

这一态度的后果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东方”（the Orient）概念。这是个多义词；在历史学家那里，一般来说，“东方”意味着东半球城市化、有文字的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南欧、东欧，它们在1500年之后不同程度上最终被纳入西欧的扩张之中。这些地方的人们，除了都跟欧洲有关系

之外，内部没有统一性，就像跟欧洲没有多少共通性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东方”是一个负面含义的词，类似于“外国”（foreign）；唯有跟洋洋得意的西方作对比时，才有其意义。

然而，这个词被一再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我们都曾听过关于“东方”特征的泛泛而谈，由此产生对于西方的无知，类似还有关于“外国人”的泛泛而论。我们还曾耳闻“东方”哲学，或是“东方”艺术，甚至“东方”种族。这些提法，实际上，通常适用于某些具体地区，对于无定形的集合却并不适用；之所以有这种集合，是因为用某个单一的文化模式把生活在极为广阔地方的文明开化的人们统而贯之了。不过，所谓东方所包含的内容丰富的远景却从未被严肃考虑过，——甚至于“东方人”自己也往往如此。并不罕见的是，某个埃及人或是其他类似地中海国家的本地人，会认为过去三千年里最好的生活，或者是印度人，或者是中国人或日本人，这是东方胜过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的优越性的证据。错误的根源在于，把“东方”与“西方”看作世界分离的两半。在墨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中，西方诸国的位置，与偏南方的陆地比如印度相比，被明显放大了，这一点也许对上述错误观念有促进作用。（你或许想说，如果说说服制图者集体抛弃这种恶搞的投影方式，上述观念岂不是可以减少很多影响！）如果我们看新的全球地图，或是简单了解关于语言、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就会知道，西方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东半球若干区域的其中之一，它们各自有其范围、人口和文化资源，属于同样的类型。

排除掉像“东方”这种无所不包的范畴——类似的还有“亚洲”，我们在日常会话中带有的许多荒谬之见也就随之消散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比如，这里的聚会的确是世界性的，因为成员可能来自各个大陆：几位来自北美，几位来自南美，还有的来自欧洲，有对夫妇是非洲人，甚至还有一两个来自亚洲。又如，某位流行的“世界”史家说的蠢话，欧洲向前发展，而“亚洲”却非如此，这是因为欧洲的河流是从大陆腹地流向海洋，而“亚洲”没有这样的河流。印度的讷尔默达河跟莱茵河长度差不多，恒河跟多瑙河差不多，河流、土地都是形态各异的。

然而，即便是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中，这种荒谬之见也有其恶果。一个研究“世界文学”的史家，给欧洲每一个小语种文学单列一章，而“印度”只有一章，你很难说服他这种章节分配是有误导的，——看起来他也